賴古堂集

賴古堂集卷之二十

浚水周亮工櫟園著

尺牘

復高念東

兩過珂里俱以急行不得作竟夕之飲俗吏紛紜自覺可憎然酒淸且旨欲飲便飲談野而曠欲吐便吐雖半晌乎猶勝彼低頭淚揖作鄉飲酒禮者千日萬日也別去爲敝門士所畱出柏瘿醉我遂而達旦醉中爲作歌字如虬句如囈醒後取觀不識爲何人作啞然一笑卽復擲去然稿卽存亦不甚使先生見也文壇穢雜弟鑒于千子文妖文勦

之說思以一遐正之去取無當所見又不廣以患難後此與遂闌目亦未編序亦未成有首無尾弟之著述大抵如是幸先生教之不宣

與陳原舒

弟某同原舒生長大江之南相去數百里而遥十餘年來風聲遂聽固時時藏一原舒于五内甚至原舒之飲食嗜好皆歷歷在吾目中然終未嘗與之謀面也某既家白門既與原舒相去數百里而遥原舒又時時往來白門白門諸同人爲之友者又皆爲某友某雖老今年始五十又三尚能說餅挽黃間似未必郎死聞原舒飲益豪筆墨之氣益

勃勃蓬蓬則亦未必便厭好花大月而行兩人相値自有其時正不必以此效世人作悵悵語獨是某生平嗜畫三十年來積同人筆墨至千餘弓慕原舒筆墨每形之夢寐常從玉式處見所畫一帙欲遽奪去佯謂玉式曰姑再觀已乃從冊中竊數幅入吾亙帙中語玉式曰不知爲何氏竊也玉式亦匿笑不禁原舒固以筆墨妙天下然使人夢寐之而不得至于甘心作穿窬焉度亦其中之所不忍也故某雖素不相識不妄爲未同之言非意之請然與其爲穿窬也則何若爲未同之言非意之請是以冒昧以畫式二幅求敎度不忍櫟下生之

終爲穿窬也必有以大慰其數千里之誠或言原舒筆墨不求則與求則必不與又不屑與世之齷齪宰官遊夫某非漫然所求于原舒者蓋有所挾而求也所挾何穿窬也穿窬不止勢必胠篋原舒讀書雨花木末之間亦無人跡之地此穿窬又非尋常他偷或將遺精精兒空空兒一空其生平所藏蓄未可知或將遺無畏金剛諸大力金剛以大威神制虎頭妙腕使不得舒卷并不得大塗痛抹亦未可知然則原舒亦當早自爲計哉若曰某蓋常從大人先生遊亦當附齷齪宰官側不得與通則某屈抑甚某蓋負辱人賤行于世者也大人先

生旣擯之放逐之而酒人詩伴如原舒又不屑于噲伍然則某終何歸乎原舒雖兀傲必有以處我矣原舒嬾荅人書故去人雖特遣而不令其往索報章但冀有以慰我之誠多至千萬幅少至十餘幅纎微至三數幅惟命或以爲櫟下生之言荒唐無倫竟置之終無一水一石焉亦惟命

與何省齋

晨起得先生惠酒意先生所惠必异尋常遂不及熱急試之果柔甚因思詩人旨酒思柔柔是矣旨作甘不敢許飲此乃知詩人所謂旨者但嘉之至耳非甘也古人豈不知飲酒者哉老雨凄風春作

秋況賴此破愁城矣謝謝先生一卮亦不忘不肖弟有情人哉

與黎媿曾

家國光至否寒士投清官如水晶鹽貯玉壺氷滋味雖薄氣骨轉徹正未易與腸肥腦滿人道也

與帥君

机上肉耳而惡夢昔昔嬲之閉目之恐甚于開目古人欲買夢近日盧得水欲選好夢做僕既無夢可選無錢可買而念室中凡所與俱者正未必有佳夢可賣以此連夕不能貼席但危坐求無夢足矣足下爲我得佳夢來爲我慶此意可感也輙成

一詩以謝可憐憑夢寐便欲望生還足下讀此當有潸然泣數行下者以此當買夢錢足下折閱矣

與某

足下所註杜詩約本一味求切求實不事鉤深索隱僕每見譽人著書者輒曰似郭註莊盲人緣此遂欲與作者對壘若足下此註不過因世人不見杜老眞面目直以杜還杜耳但約本之名不甚愜鄙意欲更之曰杜還老杜被學者擣剝殆盡又被註者摘索無遺不得不襤褸篳路逃之無何有之鄉直遇足下始得詠生還偶然遂也勿論自來詩文書畫直當以筆還筆墨還墨而註古人者更當

以古人還古人得一還字杜詩從此無事矣僕昨謂朱振公使君安得聚半歲糧閉此君于瀼山老屋中俾早成此書使杜老直從巴峽穿巫峽使我輩從羌村隣人後早作牆頭觀耶振公亦爲失笑

與陳龍季

僕在閩八載已絕生出仙霞之望何意今日遂成歸客諸同人賦別洪塘者百餘人中獨缺足下詢開仲知足下微恙不能出郭足下即恙獨別僕猶當扶掖至足下其有難于臨岐者乎開仲爲予言足下無所囑惟嵩山一編是足下數年來止酒罷劍性命以之者命僕序僕急納之袖中布帆已挂

離索倍增晚楓堆岸殘月滿林鳥獸悲鳴江聲鞺鞳衆客既去獨存足下此篇就燈讀之覺騷意筑音凄然滿耳益歎客并州之感足下其善于别僕者乎不然何衆客既去足下乃獨依依逐僕也急索筆爲一序以報足下記僕入閩行館未定卽爲詩以哭尊公大江先生出閩而復爲足下序八載炎方始終爲潁川父子耳放筆黯然惟足下有以敎之

與方輿三

旣書拙作奉覩復取與足下舊詩録于文後弟爲君家所賦諸詩甚夥頗有散逸者亦有稿存而不

欲盡書者其不欲盡書之意以君家一門父子兄弟略出長技與櫟下生一人角人賦一詩便已盈帙弟即聚精力以當之終是孤軍疲于奔命稍存不盡使世之覘龍眠櫟下詩者謂櫟下未必旗靡轍亂但全師未盡出耳古人用兵非十萬不可弟錄其半逸其半以前鋒小隊示不欲戰之意若背嵬之勁尚隱隱隱在紙背也幸一笑置之

與高康生

足下素不敢涉江今乃渡河勇真可習哉近青即駢邑穆陵關在其南聲音之近得毋動故鄉思乎黃沙白草泠月酸風雖不至江以南客未必無小

益幸於馬蹄躑躅時悟之相見在即喜次於睫

又

每展畫冊見蔚老以性命應我使人惶汗畫式一紙康老便中爲我索同人新作蔚老不相棄不妨再爲我作之不能作官隨人穿鼻終日作此沒要緊事每每自笑然不如是則弟死于蠻烟毒霧中矣康生憐我

又

南國賢書翹跂久矣意我康生此行必得雋也乃賢書至而康生復康矣是日與伯祥相對黯然淒然不樂者兩三夕即弟丙子下第時情況正不爾

爾也雖然韓夫子豈長貧賤者乎康生此時有悲秋之感則三山九曲儘可舒嘯惠然而來是所渓望蓋闔屬此時已成康莊無復豺虎縱橫若如去歲今時則不敢折柬相邀也

又

鴈到何峰忽自還望武夷詩最多只此便足壓倒元白豈惟壓倒元白即唐人集中如此句未易多得也家君七袠弟不敢求世之所謂顯者之文一二知交知家君渓願得一言幸緘寄借光集中不小文選煩足下訂其訛字即一圈一點皆煩訂正足下案頭所見暨足下雄文豈無可以入弟選者

特不留心相寄耳古人成一書多賴良友之力願
足下勿忘

與黃濟叔

夜來與冠五小飲遂爾大醉燈下任筆題尊冊不
覺無倫無次知不免大方胡盧也齒次一段自覺
琑屑然古人文字偏于極琑屑處寫得其人鬚眉
生動不孝雖非其人竊有志焉知公不以爲嫌也

又

君有所不足于市石耶漢玉之外妙莫過于市石
凍則其最下者耳不孝蓄老坑凍最多亦復最善
兩年以來盡賣錢糊口買者但欲得吾凍耳豈知

好手鐫篆便亦隨之去耶彼買凍者即得妙鐫勢必磨去易以己之姓名故市石之形百年如故凍入一家則矮一次不數十年皆侏儒矣不孝東章無一存而妙篆反因市石巍然如魯靈光誠哉漢玉之外妙莫過于市石也足下苟愛惜妙篆當永永戒鐫老凍專力于市石

又

故鄉酒奉一壺同濟叔隔牆泛蒲方是我兩人一端午亦當我兩人一還家也趁熱急飲

又

此中見大作者俱有南陽劉子驥之思不孝懼唐

突不敢作包攬里長若不拘傻賽裳濡足桃源洞

恐成河西務也

又

賤造煩質朱公雖不欲先生透露消息然又恐先

生不實實說破如此薄命萬一落得一兩句不好

話既無救于性命徒多數日愁苦則不如說明傳

渠幾句甜言落得眼前快樂也一笑

荅濟叔

先生云近日作印章不必用意自有配合之妙得

之不孝之詩文謬矣謬矣不孝之詩文近日少少

曲折如意者從先生之篆之鐫之詩之畫之寥寥

數語札子種種悟入耳爲此言似吾兩人交相譽吾兩人豈交相譽者弟不孝微窺先生所作半月來實實戛進數層不孝動筆亦實實畧異徃昔所以然者吾兩人交相動耳世間絕技源流總同世人所以不可傳者無他坐使人無所動耳不孝得先生一字而心動先生得不孝一字度亦未嘗漫然于中交相動則交相引于幼眇不可測惡有所謂譽哉今人滿部詩文大套印譜細細搜尋總如疲牛拽重車入泥淖中何處使人動及讀班馬諸傳記便欲哭欲歌見坐火北風圖便乍熱乍冷拾得古人碎銅散玉諸章便淋漓痛快叫號狂舞古

人豈有他異直是從千百世動到今日耳先生以爲然不

又

既在濫泥中愈動則身愈陷願先生立定脚跟自有瓜熟蒂落時同汩洪流內不能援落水羅漢以此自愧也

又

祝由科有徙癰法此公得之矣每以尊事語人謂人取名字當極僻極古極堅者方能免禍客曰不然須取極平常者庶禍發時尚有濟叔一輩人頂替耳一笑

與林鐵崖

伯敬友夏只是好新落筆遂不顧所安耳他且勿論即如穆天子傳汲冢周書類凡缺字類作□武王几銘皇皇惟敬□□生垢□戕□亦缺文也兩君目□爲口字友夏云四□字叠出妙語不以爲纖伯敬云讀口戕□竦然骨驚不知几銘與四□字何涉豈三代時便學作鍾譚詩耶即此巳可笑何況其他

又

居官而論門戸巳足笑作詩文而亦論門戸豈不可駭至父子作詩文而分別門戸豈不尤可駭王

百穀以詩文名海內者三十年詩亦醇正典雅至其哭袁相國之墓白王仲子之冤行誼有足多者有父如此亦無愧于其子矣乃其少子留字亦房者略有才情走入魔道附予鄉馬仲艮竊名于世近見其詩刻種種無一語及其父同時諸名彥爲留序詩者體留意亦未敢一言及其父若百穀生前負大辱于世留不屑爲其子故推而遠之者詩文即不同調何自昧于人倫如是僕故曰萬曆中以門戶分別忍于推遠其父者某以詩文分別而忍于推遠其父者王留也以法論留當首誅先生方操選政如留者應在必黜即不黜求以僕此語

載之詈詩之前使知倫理中有此等禽畜

與胡元潤

索弟書者但求舊連四紙便堪揮洒綾縑皆不敢書王荆公作字未常輕用縑帛獨于佛語用之大有理于絲萬絲織來一筆兩筆塗去弟詩卽不惡字卽不劣亦不敢造此惡業也

答范文白

祝培之以七十老人于徑寸牙牌上書桃源記細髮爲行微塵遮字又詈其下爲作圖眞世間奇物原記固疑佛疑仙此器亦似神似鬼劉子驥見之畏此局促應攢眉而去不復生問津想矣此中人

傲然晉魏以上未免夜郎自大鷄犬桑麻放曠太過借培之之筆略略約束之報應之理固當如是耳一笑

復余澹心

塡詞一道在昔爲難于今尤甚徐青藤尚有雜出鄉語之誚湯玉茗亦來音韵不諧之譏鄭若庸張伯起後人極詆其開類書之門諸君英英自異後人尚苛求若此况下焉者乎近日新詞競出非不靡靡可聽但賓白益工詞曲益豔其去元人日益遠讀廣霞君集翠裘覺馬致遠喬夢符一燈猶未滅也純用本色絕去纖巧廣霞君不屑與世人鬬

巧爭能只欲以本色二字挽回風氣耳三十年來
弟最心許者錢塘沈孚中之息宰河孚中名乘雖
未登峰造極而一落筆便有證入元人三昧狠心
辣手近日博山堂粲花齋皆不及也石巢又勿論
矣惜其早死未見其成使天假此君以年沉雄老
靠或亦不減吾廣霞也聞此中有解事優人竟能
演此旗亭中不乏雙鬟妙女廣霞君遂欲呼天下
詞人為田舍奴矣如尚不行當呼來以一卮為廣
霞君壽

與張宗緒

梨而核而根而幹而盈把而徑圍凡數十年始殺

青而任刀筆竹而孫而龍鍾而斧而漚而粉澤凡經三十五手而成側理始可供印氏人而稚而壯凡數年而辨之無又數年而盡識字必十餘年始解文義乃災梨而鐫穢字造紙而印淫書解文義而逞淫邪之筆具雙瞳而讀非聖賢之書成諸天者如此其艱用之人者如此其易吾所不解

又

古人云有一語而傷天地之和一事而折終身之福者切須鑒戒今之爲淫書者豈止一語一事豈止傷天地之和折終身之福慢然爲之全不知警哀哉

與吳冠五

金秀才式祖評侯朝宗之文曰已自成家惜得名差蚤未暇鍊句耳計孝廉東評朝宗文如以石激水便成波折差乏風水相遭之趣申鳧君涵光曰朝宗才氣雄冠一時然事鮮情實行之未久而好者已倦矣汪主政琬曰壯悔堂集中書策誌銘極多奇構寧南一書尤酷擬史遷可推近時作者然寧南事皆失實左誣魏穢殆所不免無徵不信其謂是歟杜徵君濬曰朝宗後出才儁而根柢不堅火色未老尤好作妄語以行已意此最是文章大病予按朝宗初學駢麗之文壯而悔之一規于大

家其文卓然足自傳矣惟與阮光祿田百源諸書及馬伶諸傳記毒詈匪類妙極形容未常不痛快人心而惟憾發于羣奸既死之後遂不免于杜撰失實致開紛紛之口嗟夫士君子操觚所議諷者既非吾之族類論既正又足以痛快人心似不當刻論之矣而事稍失實即甚惡其人甚愛于我者猶因其文以疑其餘起而訾議之若此彼以鄙俚之詞造無影之談以毀謗諸正人者又當何如哉可以知所戒矣

答何省齋

米價日騰弟在難食指又甚繁卽令得大軫國紫

米炊一升得飯一斗亦苦不足卽使天能雨粟亦必如吳桓王時雨五穀于貧民家富者則不雨而後可若使槩雨則予依然日窺米甕矣公尚苦飢予將奈何

與黃黃鶴

黃鶴樓以仙人掐橘皮成鶴起舞而名黃鶴峰以峰下多松花鶴背俱黃而名先生是橘皮成耶抑松花撲耶二者居一總太清空但恐空飢殺欲上鶴背先生耳

與倪闇公

李君實曰書家得一好筆如壯士拾一寶刀得一

良墨如統軍者受千艘之餉得數行古蹟如行師佩玄女兵符今贈君自製筆一床小華墨一鋌憾無古蹟可贈耳君當含毫吮墨自作數行古蹟贈我

與何次德

弟幼時見傀儡戲二尺許長線索累累任人提弄近則變爲數寸許以木板推之全似自用聰明者嗟夫傀儡亦且漸小何况于人傀儡亦不由人線索而欲自運聰明可畏亦可悲夫

與張瑤星

山中四時皆是妙境而秋冬之際領略更有大异

者空山落葉光景更眞靜者於此中自有玄契城市中人可想而不可卽也得手教承惠木瓜以自怡悅爲我持贈芬芳一室心佩道風矣史挈一書囊括今古之藏約略數編之內學人侈談該博每苦記憶不眞得此奇觀頓如指掌眞藝林之要錄也倘先生可以稍待敢留笥中俟略有餘資當爲刻出以廣其傳生平不敢攘他人之著作以爲已有也

又

甚矣讒者之故難人也我欲緩則必急之欲急則故緩之弟之在湯鑊中者十閱月矣旣自服矣可

以結矣而至今尚不與結也心緒如亂絲百苦相煎而舍弟又于七月廿五日卒矣弟只此一弟又復舍我而去撫棺痛哭幾不欲生先生視我暮年能堪此否耶因弟事未已奄柩在堂遂未敢報聞先生聞此應爲我有餘悲矣無聊之極日惟稭選擇尺牘送日奈同人送至者數十葉咸無一足存者玆先生大作遂無一字可逸去者使四方所惠之篇盡如大作吾事豈不大濟已乎前藏弆集逸去之稿頗有足存者弟眼迷五色不免令同人抱屈于故紙今心緒大亂萬不能再爲翻閱共十二冊統煩先生代爲覆閱一過有必當存者幸用丹

筆大爲標出其中亦有續增入者先生不必論其曾增與否弟爲標出弟自當另爲鈔錄也先生閒極此雖極無益事亦尚有小小韻致非同世俗塵務唐突雲窩知先生不訝其冒昧也石公一札甚妙已授之梓弟極厭無公近筆每作禪語令人望之欲嘔先生所鈔一則筆墨楚楚是此公不多見之筆亦錄之矣惟石公相去既遠不能往索先生有便羽幸代爲言之近得檗菴和尚二十餘札無一點禪和氣眞足傳也刻成奉覽近人文集有何人可供採擇即先生無其書亦望示其目弟當托人四處覓之弟一官已矣家又赤貧近並數間屋

亦不可保已無意人間世此事小定弟當攜襆被先依白雲先生度歲俟大定當卽削此僅存之數莖長作攝山僧矣以其去先塋稍近也紫峰閣久有質人意今可得否若此地不妥當另爲弟圖之舍弟没後弟衡耳迎目無非苦境眞如坐地獄中以覩先生便是衆香國閒禪散聖也悲痛之餘語無偏次幸心鑒之

又

只此一雙眼睛自巳有時瞎却迨遇明眼人又還我雙眼珠則先生重閱尺牘之謂也感先生目力不淺尊庭世集叙曾經删訂二月初五日已刻未

刻諸蕪作盡付咸陽一炬矣葛藤一斷省得許多

牽絆然事過而旋悔之始知名根難斷此老不能

學道拖泥伴水此一事徵之矣

又

日日欲入山日日不果非人縛我自縛耳念我公

壽期不遠至時欲遣一力奉祝恐煩裁答微物四

種特煩震機上人代祝幸恕其褻弟遂六十想亦

在公憶念中一物不敢領亦不敢勞爲壽詩但希

賦情話軒酌酒與櫟老人歌則錫踰百朋矣

又

遂六十患難中遂自諱其六十然六十矣安能諱

既不能自諱亦遂欲知已小小點綴之然不意遂得如許珠玉也登之屏幛榮寵無盡然而忸怩甚矣石公後我一日弟患難中嘗有句曰却嘆釋迦猶未降應知此際不慈悲先生咏之應有餘嘆矣

又

只四十里便望如天上一札亦難寄況握手耶城中苦米貴苦毒熱山中想復同獨是弟既苦此間之追贖又苦閩地之賠償其苦非恆人所有即使米價平涼飈起亦何濟于事乃公淸淨道場不當以此等聞要不可不使公知吾近況耳勝國遺事編緝不難而難于發凡起例但從世人恆見者爲

之分類割截則世人既恆見矣又何貴後人抄撮愚意一語一事皆人所未見未聞庶有益于前哲有補于後來人謂前哲佳言懿行盡彰彰于世此却從何處搜羅不知先哲佳言懿行遺漏者正無限卽如正史中所載古人事跡亦無不詳且備矣而散見于野史者正自鈔錄不盡今日之事斷斷不當求之習見習聞之書明矣弟所有皆習見習聞書也聞牧齋先生手撰前人遺事高至數尺許後燬于絳雲樓先生復以胸中記存者追錄之亦高至尺許宋轅文謂虞山此錄多搜人之短故天燬之若使人人貢諛亦何貴于吾輩操觚哉聞此

書尚藏其猶子家若得借鈔則先生之書不一載成矣玉劍遵聞在兒子處兒子一月內可歸歸時即以奉寄史挈是必傳之書惜弟家破不能爲先生梓若坊間人並時文墨卷諸射利之書亦不能多刻蓋近日不但賣書者貧而買書者更貧北省學子買得一時文彼此借鈔遂已故書賈無人不折閱者數年來時文墨卷之外惟老夫刻得尺牘三種恆爲坊賈所笑他可知矣尊著自當留之意中世間尤异之物出現應自有時節因緣册府元龜卷帙浩繁從無刻本豈知今日乃遇黃石公輩鐫之尊著且藏之名山名山之外未必無其人也

結隣皆節縮衣食而成者一部呈覽內中最當先生意者爲某人某人可以刪去者爲某篇某篇謫字某行某字暇中一一示之亦可當山中數日功課也

與倪師晋

非漢章也確乎爲元人印無疑或出趙松雪諸君手亦未可知前季文國博一派實發源于此近人不識印皆言國博繼漢而不知其全不學漢人近虞山先生亦云今人從事印章者後譚篆籀而忽略元人正如詩家之宗漢魏畫家之摹荆關取法非不高而致用則泥矣先生此語似左祖國博然

未始非確論也僕每言天地間有絕異事漢隸至唐已卑弱至宋元而漢隸絕矣明文衡山諸君稍振之然方板可厭何嘗夢見漢人一筆郃陽碑近今始出人因郃陽而始知崇重禮器是天留漢隸一綫至今日始顯也漢章唐宋元明絕不談及之即文國博亦專力于元耳何雪漁輩自以爲漢而究竟不肯專力于漢至薛弘璧汪弘度父子以及顧元方丘令和而漢章之面目始復是天留漢章一綫至今日始顯也誰爲生古人後者爲不幸哉因承詢漢章故漫及之

賴古堂集卷之二十終

賴古堂集卷之二十一

濬水周亮工櫟園著

引　書後

閩雪小引

閩無雪八載八閩六出五出曾未寓目洪塘九十詞人林有道自矜曾三見雪衆卽以三雪翁目之詢作何狀屋上作索索聲霰耳遂至捫盤丙申上元閩大雪以三尺計越夕始止閩父老詫爲數百年未有事其年春予復入閩三雪翁與衆迎予洪塘衆以數百年未有事娓娓爲予言不止予聽之覺芳蔚諸峰尚朗朗作玉山照人因笑謂三雪翁

屋上亦作索索聲耶衆匿笑不禁予喜閩人得覩數百年未有事入閩詩即以顏之或曰蕉堂之側突作雪舫肇自公哉

北雪小引

予丙申入閩詩顏以閩雪閩雪先予予實未見閩雪也戊戌北上詩顏以北雪閩雪其變北雪其常也燕雲咫尺舟前冷冷欲雪予未見閩雪行必見北雪變者予不得而見常者予或易見也櫟園老人書于北雪舫

陳香初詩小引

去閩會不十舍有義溪焉土人義之予義之老于

溪上者曰羣巒蝺動崿流相承故蟻溪也士人惡其蟻而義之義之與蟻予弗能辨也溪上有兩陳子蓋孿生云長香初次竹逸竹後墮地遂弟之然漢人以後墮地爲長則香故弟也香竹之孰兄伯孰兄仲予弗能辨也孿生貌多類兩陳則尤奇自眉宇輔頰以至咳唾倚徙無弗同伯仲偕毋論陳之人弗識即其室亦恆弗識憶竹歸自京口來候予予語以昨語香者伯仲之孰爲香孰爲竹予弗能辨也兩陳咸能詩皆好爲清婉幼眇之言予自雖不具瞳固善别詩每望氣輒審爲某某作獨覩香竹詩但見其清婉而幼眇耳拍四掌皆合十耳

如出一手尚是影言詩之孰爲香孰爲竹子弗能辨也去年夏香侍簪蘭君北去家靖公見之舟中謔談白門事刺刺不休香領之簪蘭匿笑不止蓋見予靖公于白門者竹也靖公之語香與予向者之語竹無以異非簪蘭之匿笑卽予亦以爲故竹也自是而辨其人爲香香在葦屋中多爲詩成輒質予自是而辨其詩爲香之詩簪蘭語予曰幸竹未至耳竹至公又敗矣予曰是不難予將鐫香詩于梨棗以當昔人之別爲衣冠以定其昆季者香卽善幻有以識之矣然香性固退下以詩質予畏縮作車前負羈狀聞予且鐫其詩頰發紅潮予笑

謂香管公明以巳年少膽未堅剛懼失精神飲清酒三升而後言鐫子詩以代淸酒三升何遽不可因卒鐫之乃箸繭又語予曰香在溪上詩嫵媚如美婦女北來詩恆健爽如幽并俠少地爲之歟抑公有以導之也然自予視之第覺其淸婉而幼渺者猶昔耳則孰爲香溪上詩孰爲香北來詩予又弗能辨甚矣予之昧香之善幻予也

刻馬元御賦小引

使元御早獻策當上意其所設施豈有量哉乃使之鬱鬱不得志流落江表不獲巳以一令奴同時有與元御避賊南下以憤奴者李叔則爲合傳之

嗟夫元御使君早數年遇或早數月折皆足以自慰今既不然既不然則雖與憒奴者合傳之豈元御志哉予與元御交十年僅存其龍橋賦則卽爲之刻龍橋賦予不悲其詩文散失獨悲元御之奴且無以自慰千秋萬世而下誰更有諒元御之心者哉刻成爲之泣數行下

周藩牛左史宮詞引

高皇帝定鼎金陵藩第五子於梁是爲周定王王以仁厚開國以大梁土壙而民瘠草根木葉多有可佐飢饉者購諸野老遊女得甲析勾萌之屬凡四百餘種植邸中躬自辨別察其滋長成熟圖而

注之顏曰救荒本草菜色之民賴以生活不獨博物者資之也憲王嗣立好文詞工書畫嘗集古名蹟十卷手自摹勒名東書堂法帖遒麗可觀著誠齋錄及樂府新聲諸集至今人猶歌頌之李獻吉上元詩有齊唱憲王新樂府金梁橋上月如霜之句蓋實錄也予生也晚不能盡知前王行事然幼從家大人手錄詩中見牛左史王宮詞五章反覆咏之覺雍熙之相猶彷彿可覩江河日下大亂遂形十年以來無復有東平河間之風政出權璫利歸朱邸河南南陽誠有不可問者物極必返以前王之仁厚而不能庇其子孫始以寇卒以水雖天

乎然不可謂非人事有以招之也予低徊故苑感往神愴因取左史詩付之梓詩雖五章然可代夢華錄數弓周之子孫讀是詩者其亦有所感也夫左史負雋才以孝廉而傳長沙使人惋惜有集如干卷其鄉人後有來爲是官者爲鐫之署中今其副墨既付之洪濤巨浸並其名字人亦不能復憶左史亦可謂不幸矣然世間才士鬱鬱下位行不表于當時名不傳于後世如左史者正不知幾何人也悲夫或曰左史武功人

題楚西來傳小引

西來之以情奴予聞其事於李居貞會居貞亦以

情夙汴上且不知有居貞誰復能言西來者在白門見潘景升爲西來作傳傳足以存西來而憾其不備渡江而北與文大士讀書嵩之超化寺大士出太冲先生此傳示予與李居貞語予者合文之古賦亦駕潘鬚上予謂大士曰足以傳西來矣黃流沒汴並此傳久付波臣比在海陵復見此篇恐其復失也謀梓之汴上慧而俠如居貞輩不知凡幾而舉不傳乃西來獨以太冲傳伎耳亦有不幸如是哉

陳桐雨詩引

牽比而來者多詩人七千道路緣情觸景不能無

所作有作不能不示予即不示予眉宇間時露又手拈鬚意予固可泳而得之也予舟中間亦有詩以有介好予詩成輒示之有介坐一舴艋或前予則使小奚刺一舴艋逐之如索逋即後亦不能待復使小奚刺一舴艋返逆之如告前路急舟將維小奚猶呼譟泥淖中不已旁人以爲急符趣視則敗紙上五七字也操有介舴艋者一老嫗怒舟頻開闔輒呶呶或故爲開闔以怒小奚互詬誶弗已客因有譏予之譟競者予弗卹也陳子桐雨絕口不稱詩眉宇間亦不露又手拈鬚意予無從窺之顧其詩則甚工今日宛轉見其詩適而多致愜引

人思予讀之而後嘆予之喿競同人之可以泳而
得者猶之夫予也因命有介強付之梓桐雨意遂
巡不果予曰急梓之借以分予與同人之過何弗
可

書丙申入闈圖後

歲甲午秋亮工由閩左轄擢副都御史明年春再
移戶部右侍郞其年夏六月總督淛閩佟公疏言
亮工在閩不法
上初令囘奏解任候勘尋左驗在閩須對質而後
讞可成乃遣亮工復入閩蓋乙未冬十一月也亮
工由豫入吳過金陵一展侯家嚴慈倉卒就道一

二故人咸星散去特從都門相依至金陵復相依入閩者爲胡君元潤從金陵相依入閩者爲陳君立三予從堂女弟夫吳君子鑑予同堂兄開也丁君念也則立三友也以丙申正月自石頭城解纜由姑蘇由虎林及常玉山入江右之廣建自閩之杉關入樵川抵榕城春將盡矣其年秋事小定郭君無疆高諸君患難相從詑爲此圖記之兩白鬚飄搖長松下箬笠者爲陳君立三冠偃月者爲吾兄導兩君花徑間者爲元潤拄杖徘徊彳亍者爲予披襟隨予後者爲子鑑卻行入山徑中者爲念也凡六人春風拂拂桃李怒開蓋予輩由鄧埠入

許灣時所見立三述其意無疆圖之山川花木無異獨圖中人衣冠甚偉意態舒徐若一無事事者嗟夫予輩當時安得有此立三固恐傷予之意故謬爲無疆述耳予輩涉長途時忌者亦眈視虎林諸君子或隱姓名或易冠服或夜集而曉分或前一二日行或後期至或中夜作婦人泣或四顧無人相與哭失聲已恐人覺復止或一夕數驚相對無人色或共一舟或分舴艋或筍輿筍輿不得或扶掖行相聚得前路耗輒攢眉以告或唾耳語或以手目語或言辰卜吉或否或言箄之野廟吉或否見村落中日者輒舉予所生時日娓娓叩之或

吉或否吉則眉宇間咸作喜否則相顧失色或故
爲好語相慰面目黧黑魂魄不自主如是者凡三
閱月嗟夫予輩當時意况如是立三恐傷予之意
故諱之不肯爲無疆述耳越戊戌予寃既雪
上以羈臣未入閩之先案驗與對質不符復逮羈
臣入都將就道矣檢此圖尚在笥中念羈臣旦夕
莫必其命因識此于後付吾弟靖公度立三必將
逆予中途便以付之俾藏于其家嗟夫爲予之兄
爲予之親串從患難詎無所辭元潤嘗從予于灘
于揚于閩又兩從予入都安則從危則從去元潤
不爲也念也之隨立三則朝夕問字于立三者獨

是立三與予定交蓋在汴上乙亥去今二十四年矣與予交雖久第薑桂成性凡予官地未常一至予亦未常少有所益于君乃聞予難輒奮不顧身不以八十老親爲辭慨然偕行有彪不西行戢終不解之意嗟夫立三何所求于予而昵予如是涉危履險無悔辭事成而歸無德色歸而其太翁見背不及一面立三血泪俱盡然于予終無憾嗟夫立三何所求于予而昵予如是予之抱愧于君不一事感激于中不能形之楮頴輒因此圖以識之或曰此圖當付之君之子若孫使君之子若孫後日視此圖唏嘘感慨曰某也爲吾父之友某也爲

吾父友之友某也爲父之兄之戚父在患難賴諸父執驅馳險阻以身左右使周之子孫世世無忘諸君子之德理也今乃付之立三何居予曰否否是故立三之志是猶之夫立三惟恐傷予之意諱言之之意也立三之入閩實獨爲予然立三固言于衆曰吾將以葬吾四世內外之喪耳其無悔詞無德色無憾于予亦庶幾無所彼此于羈臣矣而羈臣乃津津于立三謂吾將不忘君使人繪此圖付吾之子若孫將世世求所以不忘君者勿論非立三之志亦非吾之所以待立三者使子之子孫而賢則相從患難之父執其姓名行事固熟習于

耳其衣冠舉止固熟習于目未有披此圖而生感于心去此圖而漠然于衷者使予之子孫而不肖則羈臣之寃尚不能上書求白羈臣之骨或且不能藏之土雖日揭此圖于前而寂然無所感動于中且羈臣已矣妻孥行且不保勿論子孫之能報故人與否並其能藏此圖者恐亦無其人故寧付之陳之子孫陳之子孫他日披此圖曰吾尊人蓋常一無所爲而以患難偕周某行其人可歷歷指此圖不在周氏而顧在吾家塾從旁觀者或曰金鑄少伯絲繡平原固足千古今鑄金于少伯之家繡絲于平原之里事乃叜異若周之子孫不能自

保並不能保此圖知立三惟恐傷予之意終必為予諱言之也無疆為此圖獨貌立三神情畢肖豈預知此圖終歸陳氏與抑神先告之歟異哉

書詩冊後與吳冠五

予所為北雪詩凡二百五十七首皆與冠五一燈半几中共成者予性不耐深湛之思每詩輒先成又多躁動或半成或得句或得字無不遽示之冠五冠五論詩頗嚴雖甚嫟予未嘗一字恕予于予詩大謬不然者既顯為指摘間有弗協者雖唯唯未嘗吐之口角予輒于形色間有以窺之覺此應是句乙此應是字乙舉以詢之無不暗合遽為更

易當則冠五發大噱不則形色間又有以示予予又未嘗姑置之以負冠五之教我也記初冬時予與冠五夜坐爲詩漏下數十刻北地早寒十指木強小奚不得寐輒絮絮露怨言予兩人求茗飲不得又畏小奚絮絮不敢呼之起冠五自往通鑪煤南人故不得生煤法愈通愈滅予復往經畫兩人手口俱墨然後得飲飲已復嗚嗚吟弗止或至心傷則相對泣虞人覺輒互拭面嘗對臥薄板上已解衣臥忽聯句成兩人擁敗絮從口吻中濕不聿露臂爭書薄板躍起短燭撲滅一笑而止頃繫中日夜煩甲士衞疑冠五者曰此亦黨籍中人耶不

則何自苦乃爾見予兩人日夜近筆墨又疑此輩欲上

帝書白寃不則劄子陳當事不則欲陳乞故人不知吾兩人嗚嗚吟者非義烏行即寒鵶歌老僕嘆耳寃臣旦夕即齒劒夙既書北雪全帙歸冠五期冠五有以傳我復思集中所得句有經冠五數示之形色而後成者因另書此以付冠五或傳與否皆冠五事無與于寃臣第念此帙皆與冠五寒霜枯雪叢荊茂棘中所作則合視之分視之均足繫冠五思不知冠五他日何以讀此也

題高雲客詩後

自吾負雙腕來未嘗書今人所為詩若文頃為陳生駿乞茅屋入白雲司侍其老親頗為感動賦詩二章示駿駿因出高兆送其入燕詩示予予讀之不禁涔涔淚下毋論兆詩之淋漓悲切為今人所未有而竊嘆駿此行為可歌可咏也陳氏世號德門曲江一言一行皆有萬石家風此等人亦為予累予罪不可逭矣當予出閩時方炎暑兆既揮汗左右予行復為送予詩送觀察程公及四司李公詩送觀察好友胡彥遠詩送諸同人詩復為送駿此詩復合閩人送予送觀察公詩手書二巨弓以遺予與觀察頃復以所為閩人四泣記寄予恐其

不達也手書二紙一時並寄以期必達凡兆爲予所作詩若文淋漓悲切皆如送駿此詩卽所爲送客詩亦語語及予如送駿此詩計炎暑旬日中兆爲詩若文凡數萬言心血爲纍臣盡矣嗟夫負大辱如纍臣何以得此于兆哉比聞程公之亾也兆爲文哭之復倩郭鞏追摹其小像賦長歌題寄彥遠予皆未之見度其淋漓悲切不減予所見其語及纍臣予卽不見亦意而得之嗟夫大辱如纍臣何以得此于兆哉予負雙髠來卽未嘗書今人所爲詩若文然予旣悲曲江父子之爲予行復重兆所爲詩因書兆詩于予詩之前以遠駿嗟夫兆之

詩若文固足重使予不得罪于閩與兆登岃嶭縱觀大海飲酒賦詩致亦足樂卽使曲江父子間有他行兆賦詩送之亦不過臨岐悵惋耳或間及其遠行游覽之樂乃予不自力重得罪于閩致兆爲此等詩淋漓悲切路人亦爲悲動曲江父子又何以讀之嗟夫予罪至此尚可逭哉旣書兆詩漫題此於後以志予媿兆字雲客侯官人

書程石門再遊燕臺詩後

今日爲僕誕生日几坐請室萬感塡胸臆石門以新茗慰予袖其燕臺詩屬予點次僕不知詩安能定石門詩哉僕旣不知詩然讀他詩輒易㾗讀石

門詩甫一章輒不禁至三數章不禁至數十章既竟又恆恐其易竟也石門遊於楚而不囿於楚然以北地繩石門亦未足以折其心比見虞山惡詈北地于竟陵尤不少恕西蜀范仲闇起而調劑之然意在李而筆在鍾近日爲兩家驛騎者筆在李而意又實在鍾無父兄宗黨之仇紛紛聚訟僕不得其解也石門詩無所謂北地無所謂竟陵聲調才致雙兼並茂僕常於唐人初盛集中見之即初盛中但爲膚聲浮響者尚不得其配何有于北地竟陵又何有于近日紛紛聚訟者哉僕三十年爲詩不敢妄與人同而獨心傾于石門故輒爲論次

之僕有族甥唐堂亦能爲詩常從石門遊學石門
爲詩堂以左右予入都門得疾久石門過慰僕卽
以所定堂詩示僕將爲堂鐫布去取頗嚴不少爲
亾友恕過數日又復袖去蓋恐僕患難中匆匆遺
失斷人慧命石門之意何濃與僕自罹難以來平
日交遊罕相過從獨石門數數慰藉卽其過僕二
詩在此集中者聲淚迸落哀感路人近今無此等
詩恐亦無爲此等詩之人然則石門豈僅以詩重
者哉鐙裏一燈數腕側促飲石門茗讀石門詩哀
感之餘忽復振動不能自已小奚見僕如此作笑
語曰今日長者誕辰方自悲感忽復振動几上何

家書力能使長者爾爾殆長者生還之兆歟僕感小奚言遂書此于卷後以歸石門然僕實不知詩終不敢定石門詩也

書徐氏所藏張林宗先生舊稿

吾師林宗張先生當丙午時與三山徐興公定交于白下明年吾師返大梁出此帙貽興公踰三十年乙亥此帙蠹蝕蠹朽興公念吾師生死弗可知乃重錄之並大書其定交之地之年於卷端俾其子孫藏于家又十四年戊子予入閩吾師既以壬午没于汴水興公亦久捐館舍頃晤其嗣君延壽知予方搜羅吾師遺集出此帙相示予雖先得此

帙于江右然讀與公卷端數語而不勝愧且嘆曰前修之于交遊愼且重如是哉今之卓然以風雅自命者于素所把臂之人唱酬之什見則欽之久而忘焉甚至其人之姓氏已昧徒使吾友精神所在委之敗簏豈不悲哉與公之于吾師別數十年相去幾千里于其一句一字之微惟恐其滅沒弗傳既重錄之復大書其定交之地之年于卷端俾其子孫藏之于家若予先不得江右本則張氏著述一綫賴此不絕矣與公非以友朋爲性命能如是哉予感其誼因書此卷末仍歸延壽延壽能讀父書並能悉父之交遊項出其先集則舉而示予

曰某篇家先生與張先生唱酬之作也出此帙則又曰此張先生貽家先生家先生重錄之俾予小子藏之于家者嗟夫交友得徐先生詞人之子孫得延壽庶幾無憾矣延壽字存永

賴古堂集卷之二十一終